

2026名人大讲堂

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首席专家王巍： 做考古，其实就是在描摹中华文明的图景

名家会客厅·对谈

作为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的首席专家，王巍亲历了中国考古学从“用手铲说话”到“多学科对话”的跨越。从殷墟到三星堆，他用45年的时间，在大地上寻找文明的实证。

5月24日，2026名人大讲堂再度起航，在正式开始《何以中国——探源工程所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》讲座前，王巍做客“名家会客厅”，让观众先行触摸到了考古学的温度：一个人的求索之路和一个民族的寻根之路。



王巍做客“名家会客厅”。

走上考古之路
源自一部纪录片

“我们这代人都看过一部叫做《近十年出土文物》的纪录片。”王巍回忆起最初对“考古”的印象时说，纪录片中的秦始皇兵马俑、马王堆汉墓，让屏幕前的他非常向往，也种下了一颗“考古”的种子。于是在选择专业的时候，他填报了考古专业，并以第一志愿被录取。

正式参与田野考古工作后，生活和环境的艰苦让王巍身心疲惫，但是，“能够通过自己哪怕一丁点的发掘，哪怕发掘一个陶器”这样小小的成就，支撑着他走了下去。

“每一个考古人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发掘，为自己研究的领域提供新的材料。”王巍笑道，“当然运气好一些的，像我们四川的同行，能够遇到像三星堆、金沙这样的遗址。”做考古，其实就是在描摹中华文明的图景。在王巍看来，三星堆、金沙遗址所代表的，是一大片

条、一个小小的色块，都能够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图景提供不一样的佐证，“这些都是考古人最强的精神支柱。”

从事考古45年
荣幸参与三星堆考古

“我从事考古45年，最荣幸的就是参与了三星堆的考古。”王巍说。

2020年，时隔34年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再次启动发掘。王巍作为专家组组长，从发掘方案的制定、工作的落实、央视的三次现场直播等，都深度参与其中。

长期从事黄河流域考古，并在殷墟、偃师商城、周原等多个遗址工作过的王巍，来到三星堆后有了全新的感受。“一整个坑的文物，一件一件地提取。一般一个墓葬能出几件陶器，运气好一些有几件青铜器。三星堆绝对是一个特别大的例外。”王巍回忆起发掘现场所带来的震撼，历历在目。

尤其是新的发掘方法，比如三星堆的2000平方米考古大棚、恒温考古方舱、实现“0时差”现场文物保护的移动式实

验室等等，更是让他印象深刻：“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先进的硬件设备。”加之40多个团队的多学科合作，让王巍发出了“三星堆的新一轮考古，是新时代中国考古的样板”之感叹。

中华文明有三大突出特质：绵延不断、兼收并蓄、多元一体。而“多元一体”，指的就是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，都有自己文明发展起源、形成的过程；这些区域并非封闭式的存在，而是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中，展现出密切的联系。三星堆-金沙遗址，就是“多元一体”格局的有力实证。

从夏商文明流传而来的“范铸法”和青铜器，在三星堆-金沙遗址有了新的发展。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像、太阳形器、青铜纵目面具等，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青铜立人像、青铜眼型器、青铜鸟等，都表现了古蜀先民独特的思想世界。“以三星堆-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，其遗物的丰富程度，以及这些遗物所能表现出的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，制作工艺的精湛，都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。”王巍如此认为。

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
提出“中国方案”

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常被专家们比喻为“为中华民族续写家谱”。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，王巍见证了

这个续写过程。在有坚实的考古成果之前，中华文明确切的文字记录，只能追溯到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，也就是距今约4000年前。纵然黄帝、炎帝的传说在中华大地上已是耳熟能详，但也只能被归于“神话传说”一类。要找到考古实证，才能证明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切实存在。

这个图景，靠着考古工作者一铲一铲地“挖”出来了。良渚、石家河等多个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，都证明了5000年文明史并非虚言，而是历史的真实。“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，证明了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间，中华大地上的各地确实相继迈入了初期文明的阶段。”王巍说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

会标准的中国方案，大大区别于以往传统的“文字、青铜器、城市”三要素，即：生产发展，人口增加，出现城市；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，出现阶级；权力不断强化，出现王权和国家。而“都城、宫殿、大墓、礼器、战争”则为五大表现形式。

“按照原本的三要素，很多人都在关心三星堆什么时候能发现文字，但其实文字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好比印加文明。”王巍说，“印加文明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，他们拥有高超的纺织技术和黄金冶炼技术，但依旧没有文字，因为他们采用结绳记事的方式，拥有一套独有的记载或传递信息的方式。因此，即便三星堆没有文字，也不能否认它进入了文明。”

“如今，我们甚至能把中华文明的起源，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。”王巍说。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遗址，出土了30余只七声音阶骨笛，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；刻在龟甲等器物上的契刻符号，早于殷墟甲骨文4000多年，被认为具有原始文字性质。“当然，它距离文明还有一定的阶段，我们现在普遍认为，中华文明在距今8000年前起源，在距今5000年前形成。”王巍解释道。

如今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仍在继续。在“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中，甘肃庆阳南佐遗址、河南郑州商城遗址、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等，都为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的形成增加了全新的研究材料。未来，中华文明还将如何“续写”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报道

王巍：期待年轻人创作三星堆短剧

5月24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一级研究员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做客名人大讲堂，带来一场以《何以中国——探源工程所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》为题的讲座。来自成都理工大学2025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四位青年传习志愿者，在互动环节向王巍提问。

首先提问的张宇关心“探源工程”的下一步计划，她问道：“您参与的探源工程成果很多。请问接下来探源工程会往哪个方向深入？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前透露的‘新目标’？”

王巍先介绍了自己目前的工作重点，主要是普及通俗读物，比如一些动画片或短剧在以重要遗址为创作对象时，他将对其进行指导。随后，他讲解了“探源工程”第六阶段的计划，其中一项就是他提议的将研究时间向前推进到公元前8000年，他说，“因为这是一个

文明起源的阶段”。另外，还有刚刚入选“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，专家们也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。王巍还提到了三星堆的研究，“比如青铜的制造方法，到底在哪里生产等等。如果能有发现，也是很令人期待的。”

汪利关注考古专业和年轻人的就业关系。她向王巍提问：“您觉得考古这种‘慢学科’，在今天这么快的节奏里，能给我们年轻人的职业观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启发？”

“持之以恒”“坚持”，是王巍送给年轻学子的两个词。他以三星堆考古发现为例，“在发现两个祭祀坑之后，又持之以恒，在原来考古发掘过的地方再详细去做发掘，结果就有重大发现。”王巍向在座的学生们说，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再努力一下，说不定就有转机。“我们考古需要这样的坚韧，在座的各位，说不定你们的坚持就会对你们



传习志愿者张宇向王巍提问。

的前途带来根本性的变革，所以坚持坚持再坚持。”

段晓锐的关注点放在了良渚与三星堆的比较研究。他问

道：“良渚没有成熟文字，却被认定进入文明社会，最核心依据是权力集中与国家形态。您也提出‘国家出现’才是文明标志，这对三星堆研究有什么启发？”

“之前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，也受到过质疑，有人说在当时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，凭什么说（三星堆）进入国家阶段。”王巍回忆起在三星堆文明的研究过程中，听到的不同声音。他介绍，国家出现的标志，可以概括为基于都城的超大规模政治文化中心、高等级建筑、高等级墓葬、表明身份的制度或器物。虽然考古很难同时发现以上这些完备的证据，但三星堆目前已经发现很多能判断其精神文明的东西，“目前欠缺高等级的墓葬，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发现。”

欧阳思红在听王巍的讲座后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她说，“您的讲座让我们对‘何以中国’越发感兴趣，但考古报

告太厚太难啃，您有没有适合大学生入门、又有趣的考古读物、纪录片或者展览推荐？”

王巍聊起了此前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科普读本《源来如此：跟着考古学家去探源》的经历，“一般出版一本书得等一两年，（四川）这边只要半年，所以我确实体会到四川的高效率和对我们工作的重视。”他认为，这类通俗读物基本是由专业人员撰写的，值得推荐。另外，他还提到短剧的创作计划。在王巍看来，新大众文艺时代，人人都是创作者，只要能形成故事，给出服装、年代的限定以后，每个年轻人都可以在AI的辅助之下写剧本、创作短剧。“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大的前景。也希望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们对三星堆感兴趣，就去了解三星堆，看看能不能创作出故事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成都理工大学供图